

拉彼魯茲瞭望台遺址考析

Angelina Maria FERREIRA MARTINS CHEANG*

摘要 1787年法國探險家拉彼魯茲伯爵途經澳門時，曾停留一月有餘進行天文考察，而拉彼魯茲瞭望台的遺址，一般認為是位於白鴿巢公園的最高點。本文透過梳理一級文獻《拉彼魯茲航海日記》和一系列中外史料，發現拉彼魯茲瞭望台其實另有所指，而且該地點在過去亦真實存在。此外，該瞭望台出於歷史原因似乎也不可能建於白鴿巢公園，真正的瞭望台遺址應位於崗頂前地聖奧斯定堂附近。

關鍵詞 拉彼魯茲伯爵；崗頂前地；白鴿巢公園；聖奧斯定堂

一、歷史

提到拉彼魯茲伯爵途經澳門時所建造的瞭望台，一般都會聯想到它位於白鴿巢公園的最高點。然而，根據該法國探險家的《拉彼魯茲航海日記》（*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所載，當時瞭望台建造的地方並非在白鴿巢公園，而是在崗頂前地附近。奈何過去兩百多年，有關拉彼魯茲伯爵在澳門足跡的研究可謂寥寥可數。是當中溝通有誤，還是瞭望台確實搬遷過？如此謎團，值得深究。

醉心航海事業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眼見英國因為庫克船長（Captain Cook）在1779年被殺而驟然停止航海探索，便在1783年《巴黎條約》簽署後，令當時的海軍大臣（Secrétaire d'État de la Marine）找來了拉彼魯茲伯爵（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¹）率領船隊環遊世界進行科學考察。²

拉彼魯茲伯爵被譽為法國其中一位最傑出的探險家。他在1741年生於法國西南部阿爾比

* Angelina Maria FERREIRA MARTINS CHEANG，畢業於北京語言大學及法國拉羅謝爾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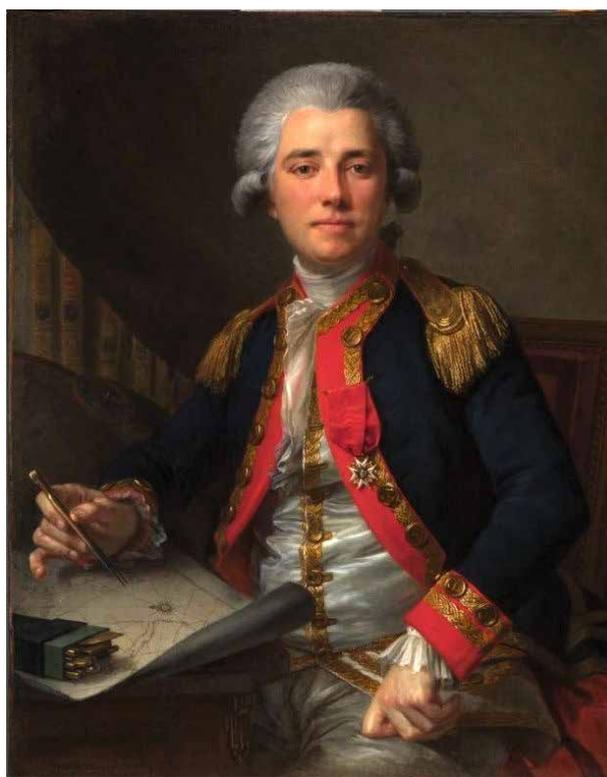


圖1. 拉彼魯茲伯爵油畫，Geneviève Brossard de Beaulieu（1770–1815）繪，舊金山美術館藏。

（Albi）附近的一個貴族家庭，早年在阿爾比的耶穌會學校讀書，³直到15歲時進入布雷斯特（Brest）的海軍學校成為預備海軍（Garde de la Marine）。拉彼魯茲伯爵在參與了七年

戰爭、美國獨立戰爭等一系列的戰爭後，被法國王室選中並希望他能完成庫克船長未竟的太平洋歷險旅程。⁴除此以外，路易十六還希望拉彼魯茲伯爵能對當時的地圖進行更細緻的描繪和修正，開拓新的航道，帶來新的商機，以及為法國收集世界各國文化和科學上的藏品。⁵

法國海軍從 1785 年 3 月開始着手準備，並找來了當時法國最頂尖的一群科學界人士，當中包括天文學家、博物學家、數學家、製圖員、物理學家、翻譯、鐘錶匠、氣象學家以及祭司。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一位名叫拿破崙的炮兵軍官曾報名參加這場偉大的探險，⁶這位年僅 16 歲的科西嘉人在一眾法國貴族間脫穎而出，他在巴黎軍事學校 (École militaire) 就讀時數學成績尤其優秀。正因如此，比起陸軍，這位少年更希望可以成為一名海軍。然而，出於未知的原因，原本已經在名單上的拿破崙最終並沒有成為這場探險的一員。

1785 年 8 月 1 日，由拉彼魯茲伯爵指揮的羅盤號 (*La Boussole*，一譯布佐勒號) 和由朗格子爵 (Paul Antoine Marie Fleuriot, vicomte de Langle) 指揮的星盤號 (*L'Astrolabe*，一譯觀象儀號⁷) 一行約 220 名人員⁸從法國西北部的布雷斯特出發，途經非洲並繞過合恩角完成美洲的歷險後，於 1787 年 1 月 3 日抵達澳門，並逗留至同年的 2 月 5 日。

二、崗頂前地

實際上，儘管澳門是拉彼魯茲伯爵航海路上重要的一站，他本人也在其《航海日記》記下了大量政治經濟方面的珍貴資料，但是提到瞭望台一詞的內容卻只有短短兩句，甚至連一幅和瞭望台有關的插圖都沒有：

我和朗格先生⁹登岸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感謝澳門總督親切的招待，以及希望他能允許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一個設施，以便建立一個瞭望台

(Observatoire) ……並且讓受壞血症和其他疾病的困擾的船員，特別是已經非常疲憊的天文學家達捷烈先生 (Joseph Lapaute Dagelet) 和在航程上為傷兵勞心勞力最終自己病倒的軍醫賀林先生 (Claude Nicolas Rollin) 好好休整和獲得救治，因為我們已經比原定計劃晚了整整八天才到達。¹⁰

根據我們豎立在 Couvent des Augustin¹¹ 的瞭望台 (Observatoire)，我們得知這個城市¹² 的經度是位於東經 111.1930 度……僅僅離 45 古里 (Lieue)。¹³

作為一級文獻 (Primary source)，《拉彼魯茲航海日記》並沒有提供這個瞭望台的進一步確切資料。

在法國 Larousse 字典中，“Couvent” (英語為 Convent) 一詞的解釋為“十三世紀起成立的托鉢修會的宗教場所；男性和女性宗教人士的居住場所”。Couvent 在中文翻譯中經常和一系列基督教¹⁴ 建築混為一談，往往被理解成“修道院”。其中“Monastery”和“Nunnery”屬於基督教修道制度下的隱修場所；Friary 和 Convent 則是屬於基督教托鉢修會的宗教人士之家；而“Couvent” (Convent) 在中文被用作指稱專門給女性修行人士居住的“女修院”，則是從十八世紀的現代英語演變而成的。¹⁵

然而，今天的地圖上已經沒有聖奧斯定“修道院”¹⁶ 這個地方了。已知崗頂前地的葡語為“Largo de Santo Agostinho”，所以我們可以把拉彼魯茲伯爵的話理解為“我們在 Santo Agostinho (Saint Augustin 為其法語名字) 這個地方的 Couvent (Convent) 建了一個瞭望台”。而在崗頂前地一帶，可能相關的兩座建築分別是聖奧斯定堂 (Igreja de Santo Agostinho) 以及聖若瑟修院及聖堂 (Seminário e Igreja de São José)。

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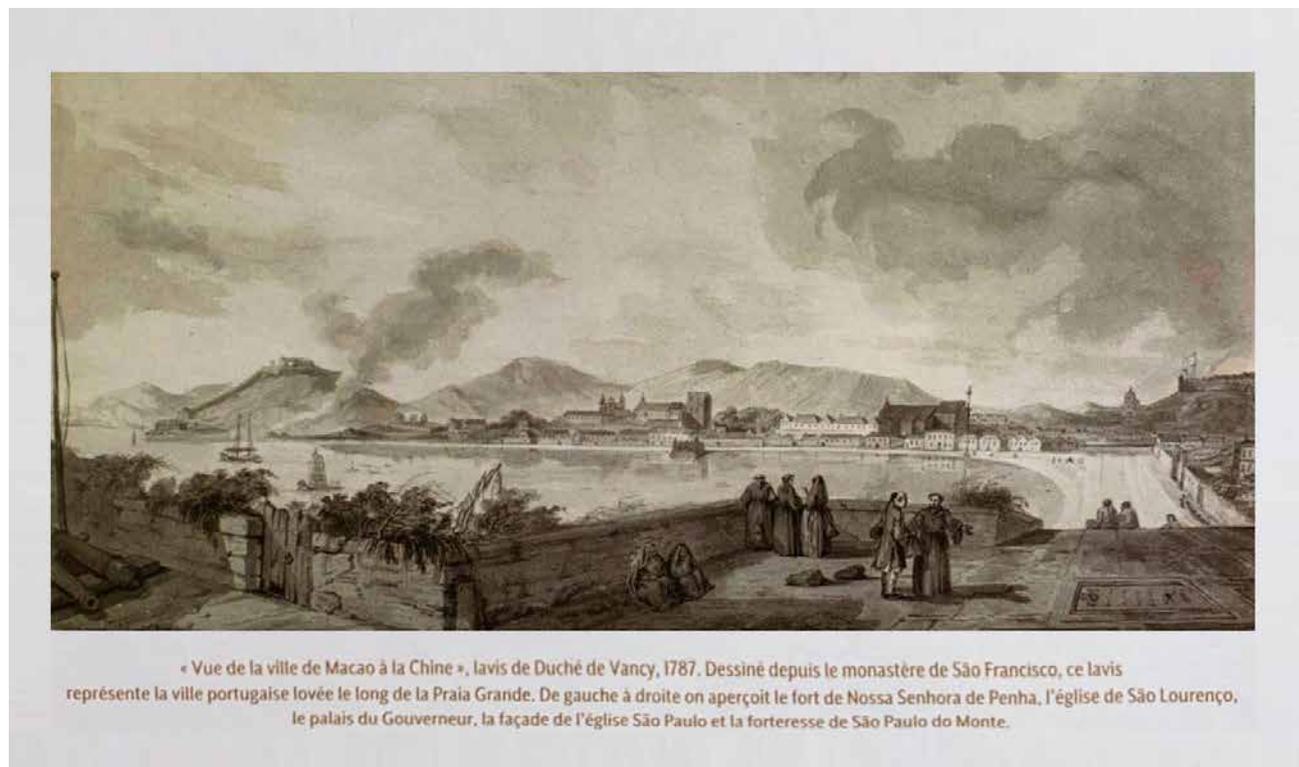


圖 2. 1787 年的澳門，Gaspard Duché de Vancy (1756–1788) 繪，載《拉彼魯茲航海日記圖冊》，圖 40。（圖片來源：Association Lapérouse Albi, France、拉彼魯茲伯爵後人 Jean-Marie Pestel de Lapérouse 先生提供。）

上述的聖若瑟修院，從歷史來看，它的本質其實是一個神學院（Seminary）。而它的葡語名字 Seminário de São José 也正反映了這一點，故此可以基本剔除。

至於另一相關建築物聖奧斯定堂，正是由 1272 年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¹⁷承認的四大托鉢修會之一的奧斯定會所建，套用在拉彼魯茲伯爵使用的 Couvent（Convent）一字，似乎頗為合理。

龍思泰的《澳門早期史》（1836 年版）就把聖奧斯定堂記載為“Convent of St Augustine—‘convento de St Agostinho’”¹⁸，而 1997 年出版的中文譯本則是記載為“聖奧斯定會修道院聖奧斯定堂”（Convent of St Augustine；葡語校註為：Convento de St Agostinho）¹⁹

此外，根據文德泉蒙席的《澳門及其教區》（*Macau e a Sua Diocese*）和一眾歷史學家的文獻記載，聖奧斯定堂自建立至 1787 年拉彼魯茲伯爵來澳期間，被中外史料稱作“奧斯定修院”不下四十多次。以下為《澳門編年史》提及到“奧斯定修院”部分內容的節錄：

萬曆三十七年（1609 年），葡萄牙人奧斯定會修士熱羅尼莫·馬脫斯（Jerónimo de Matos）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²⁰

萬曆四十四年（1616 年）12 月 5 日，葡萄牙人辛普利西安奴·傑瑟斯（Simpliciano de Jesus）神父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²¹

崇禎十五年（1642 年）7 月 20 日，

多明我會修道院與奧斯定會修道院的學生們上街遊行慶祝，他們從崗頂一直走到大三巴廣場，這些年輕人穿着華麗的衣服，在懺悔神父的激勵下，情緒激昂。8月7日，耶穌會的學生載歌載舞表演了一場戴面具的獨幕滑稽戲。²²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10月17日，葡萄牙奧斯定修士若瑟·孔捷紹（José da Conceição）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²³

雍正九年（1731年）3月20日，奧斯定會士廣西主教白萬樂在澳門逝世，21日葬於奧斯定修道院教堂，參加此次盛大葬禮的有士兵和居民。後來遺體被運往馬尼拉的奧斯定教堂。²⁴

葡萄牙奧斯定修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Sebastião Manrique）曾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到訪澳門。他回到歐洲之後，於1649年出版了《東印度傳教路線》一書，當中就記錄了澳門的一些宗教情況：

澳門有一座主教堂，內有主教等高級教士，還有幾個教區教堂以及四座修道院：奧古斯定修道院、多明我修道院、聖方濟各修道院和耶穌會修道院；另外還有一個方濟各會修女院。²⁵

甚至是及後的十九世紀初，奧斯定修道院一名也被繼續沿用：

嘉慶十五年（1810年）11月16日，葡萄牙奧斯定修士弗朗西斯科·魯茲（Francisco da Luz）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²⁶

道光八年（1828年）10月23日，澳門攝政王子兵營全部移駐聖奧斯定修道院。²⁷後遭奧斯定會士的反對，翌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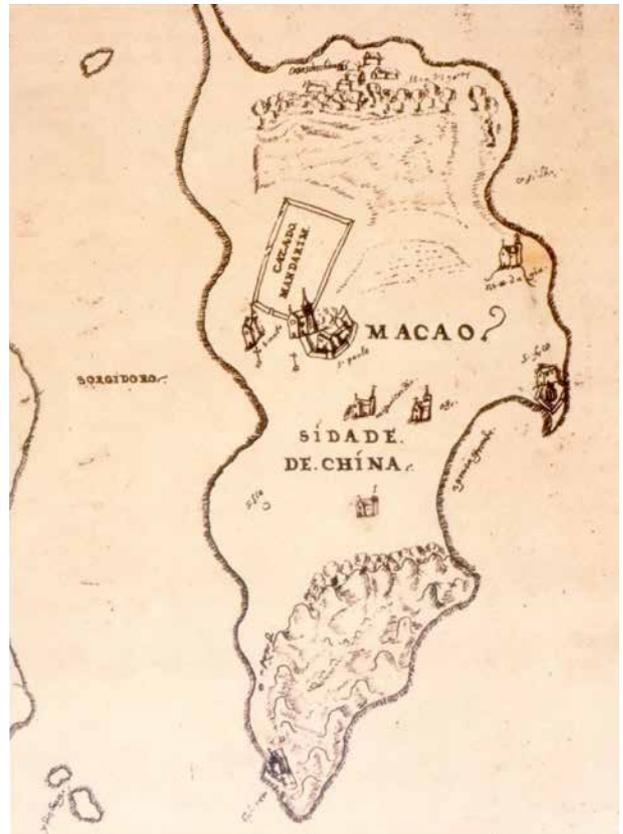


圖3. 澳門平面圖，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1563–1623）於1615至1622年創作。（圖片來源：《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4年，第112頁。）

30日，果阿奧斯定會致函議事會，要求儘快將軍營撤出奧斯定修院。²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27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授權澳門總督購買聖奧斯定修道院的建築物用於建立一座女子教育學校，而署理主教熱羅尼莫·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則希望在這里建立聖羅薩·利馬孤女院女子學校。²⁹

屢經變遷的聖羅薩·利馬孤女院女子學校（即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和聖羅撒英文中學前身）在1846年遷往聖奧斯定修道院後，³⁰從此只有聖奧斯定教堂，再無修道院。

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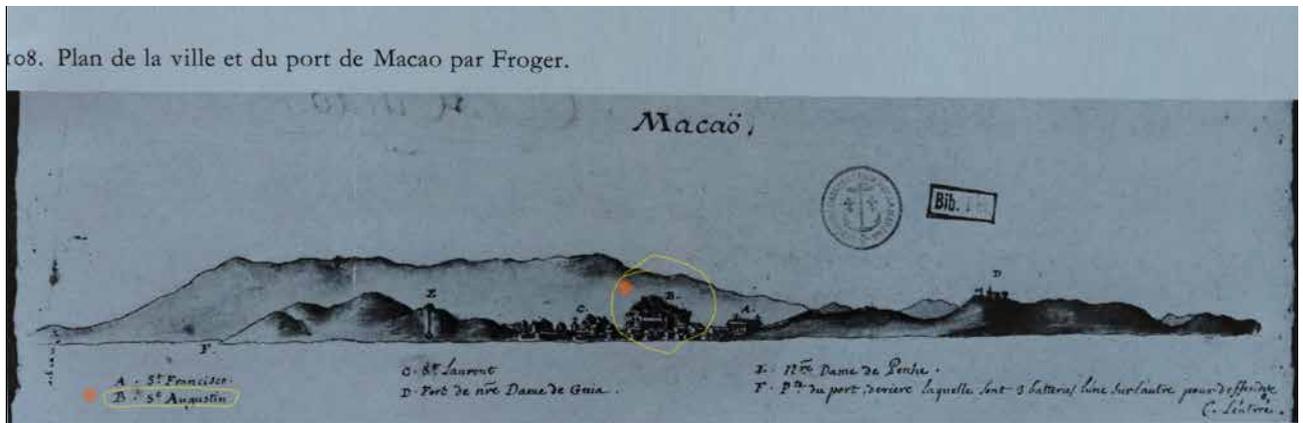


圖 4. 拉彼魯茲伯爵在其航海日記記錄的瞭望台位置，Francois Froger (1676–1715) 繪。（圖片來源：法屬新喀里多尼亞所羅門協會）



圖 5. 崗頂前地 2 至 4 號（圖片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地籍資訊網）

從以上的證據可以表明，拉彼魯茲伯爵口中的聖奧斯定修道院，便是今天的奧斯定堂。

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政署下轄網站“城市指南”顯示，1589 年落成的聖奧斯定堂是崗頂前地最古老的建築物。³¹ 根據《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所述，葡萄牙奧斯定會的神父在 1591 年

時將恩寵聖母修道院（即奧斯定堂）搬到崗頂前地時，崗頂仍稱磨盤山，³² 而且是當時澳門最好的地方。故此可以推斷是先有聖奧斯定堂，後有崗頂前地。

綜合以上分析，《拉彼魯茲航海日記》第 332–333 頁指的宗教建築很有可能就是聖奧斯定堂。這個推論已經得到法屬新喀里多尼

亞所羅門協會³³的雷蒙德·普羅納 (Raymond Proner) 會長確認。在筆者和雷蒙德·普羅納會長的郵件溝通中，他表示透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查找之後，拉彼魯茲伯爵瞭望台遺址應該就是在“2-4 Largo de Santo Agostinho”³⁴，即崗頂前地 2 至 4 號，也就是聖奧斯定堂的現址。

三、白鴿巢公園

拉彼魯茲伯爵為甚麼選擇崗頂前地，而不是其他海拔更高的山峰設立他的瞭望台，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因為直到拉彼魯茲伯爵來訪時，磨盤山仍是澳門最優美的山崗；也有可能是因為崗頂前地正好就在新建的議事亭的後山上，³⁵而初到澳門的拉彼魯茲伯爵受到澳督的推薦，便在未知的情況下選擇了崗頂前地，背後原因本文暫不論述。

“前地”一詞是澳門特有的地形表述名詞。《澳門知識叢書——澳門前地》一書對澳門各個前地的歷史皆有詳細的介紹，唯在崗頂前地和白鴿巢前地的章節中都沒有提及到拉彼魯茲伯爵訪澳時的情形。³⁶

在白鴿巢公園還是一片荒地時，相傳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賈梅士 (Luís Vaz de Camões) 曾在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 在這裡完成了著名的史詩《葡國魂》。³⁷同樣在十六世紀經常出現在白鴿巢的，相信還有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然而，上述的觀星屋早已不復存在，所以白鴿巢公園的古蹟，也只剩下十九世紀中旬由後人建成的賈梅士石洞了。³⁸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年)，澳門鴉片富商俾利喇 (Manuel Pereira) 在白鴿巢公園的現址建成一座當時澳門最宏偉的巨宅，時人稱之為“俾利喇行宮”³⁹。除了俾利喇行宮，俾利喇還將建築物附近的山崗打造成一個養有珍獸異草的花園，並發現了賈梅士洞穴和為這位偉大的詩人豎立了一個半身像。⁴⁰這位在印度果阿經商的葡萄牙人在建成俾利喇行宮之後，尚

未入住便旋即將其租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為其駐澳公署，⁴¹也成為了威廉·費茲休 (William Fitzhugh) 的住所。⁴²儘管在 1826 年俾利喇本人去世後，俾利喇行宮 (以及包括白鴿巢花園在內的財產) 由其剛滿一歲的小女兒瑪麗亞·俾利喇 (D. Maria Ana Josefa Pereira) 繼承，⁴³但俾利喇行宮直到 1834 年東印度公司撤出澳門後，才真正回到俾利喇家族的手上。

1838 年 8 月 7 日，瑪麗亞·俾利喇和當時澳門的土生葡人名門馬葵士家族的勞倫索·馬葵士 (Lourenço Caetano Cortela Marques) 結婚。⁴⁴馬葵士因此也成為了俾利喇行宮的主人，並在此之後為俾利喇行宮及花園耗費了不少的心血，更是多次對白鴿巢花園進行改造和美化。⁴⁵1866 年，他鑄造了賈梅士半身銅像豎立在賈梅士石洞前，這就是現在白鴿巢公園的賈梅士銅像。⁴⁶

1885 年，時任澳門總督羅沙 (Tomás de Sousa Rosa) 以政府的名義用 35,000 澳門元從勞倫索·馬葵士手中收購白鴿巢花園及行宮。⁴⁷此後，白鴿巢花園改建成對外開放的公園。⁴⁸

從以上歷史來看，白鴿巢公園在十九世紀末之前極可能是私人地方。其證據如下：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魏源為了補充其著作《海國圖志》來到澳門。魏源當時寓居在時任澳門議事公局管理華人事務官勞倫索·馬葵士的家中，也就是俾利喇行宮。馬葵士熱情接待魏源，並邀請他參觀著名的白鴿巢花園。⁴⁹如果是對外公開的，又何需邀請參觀？

根據市政署的澳門自然網資料顯示，白鴿巢公園“最高點眺望台建於 1787 年，由法國地理學家兼探險家方濟亞公爵⁵⁰ (Mons. Jean Franis de Galaup, Count de la Perouse⁵¹) 在其艦隊停泊氹仔期間，為天文研究命人建造”⁵²。

文化交流



圖 6. 附有涼亭的賈梅士洞（圖片來源：澳門檔案館，圖片編號 MNL.07.32.ICON）



圖 7. 賈梅士洞，Thomas Daniell (1749-1840) 繪。（圖片來源：英國國家航海博物館）

《澳門編年史》第三卷載有拉彼魯茲伯爵一行人來澳的情況，但也僅僅記載了拉彼魯茲伯爵是在白鴿巢公園附近建立了瞭望台。其中該段落引用到的《早期澳門史》《澳門編年史：16—18 世紀》以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均沒有提及到拉彼魯茲伯爵瞭望台。

《澳門掌故》記載道光年間“澳葡闢此山為白鴿巢公園，又稱賈梅士公園，蓋曾立詩人賈梅士銅像於石洞內，以為紀念也。巖頂昔建一亭，後被沙梨頭村民搗毀”，並記載了《庚戌年春日遊鳳凰山白鴿巢》⁵³一詩：“石屋觀星不可尋，鴿巢亭子蕩無存。詩魔許有微茫感，人亦高呼護國魂。”⁵⁴可見當時的白鴿巢公園是既沒有石屋，也沒有亭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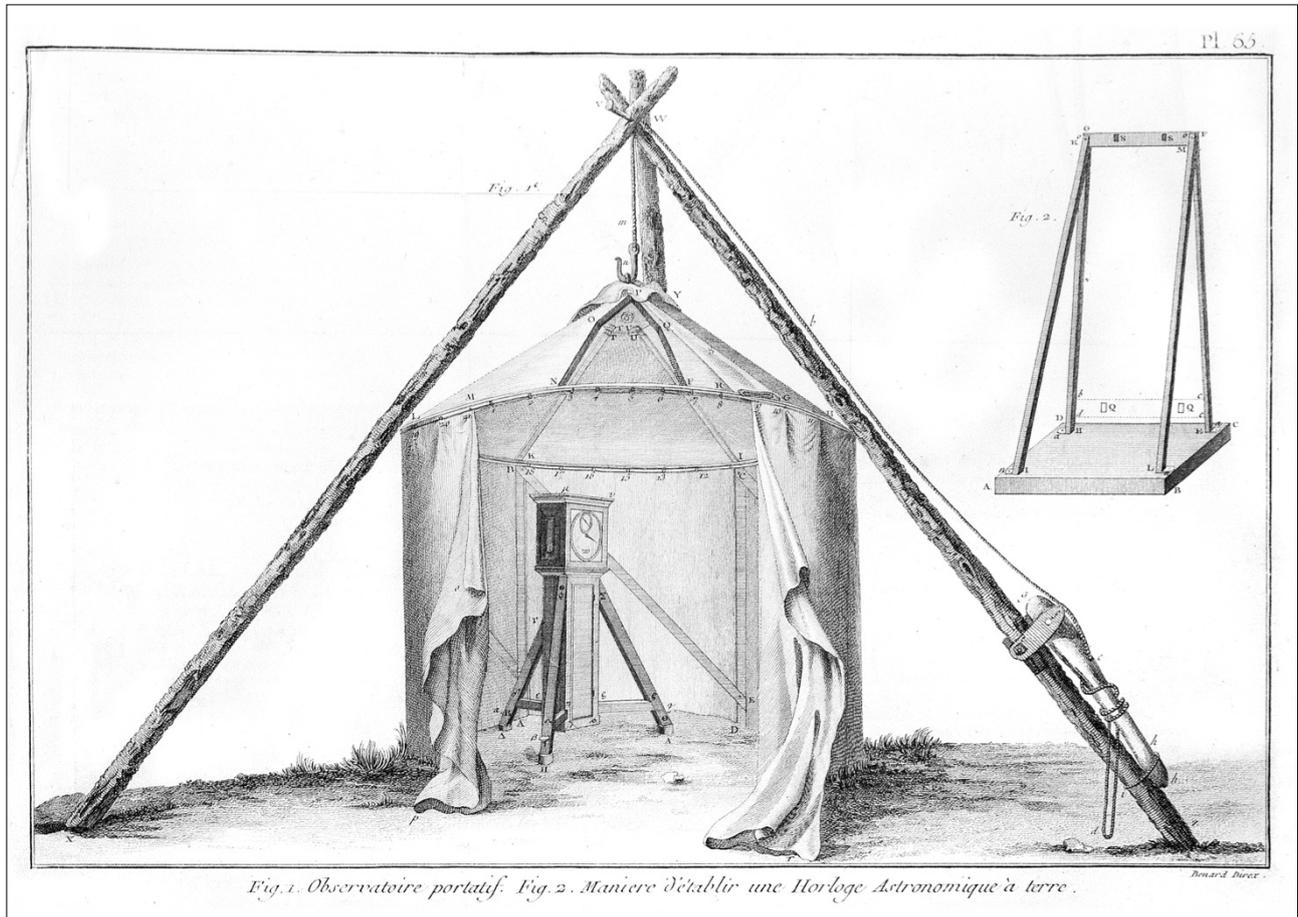


圖 8. 十八世紀時簡便可拆的瞭望台（圖片來源：法屬新喀里多尼亞所羅門協會）

然而在半個世紀後汪慵叟的《澳門雜詩》⁵⁵則記載：“重陽人上鴿巢亭，古樹菠蘿礪砢青，尚記笛航生句好，擬尋石屋試觀星。”而其註云：“楚庭耆舊集鍾鳳石《澳門詩》自註，白鴿巢園有波羅蜜樹高數尋，上有觀星石屋、笛航生鳳石自號也。按觀星台相傳為利馬竇遺跡。”⁵⁶雖然詩人並沒有提及鍾鳳石最終是否能夠尋到石屋觀星，但是從以上兩首詩歌可以推理出，白鴿巢公園在十九世紀中旬到二十世紀初是沒有可以觀星或是遠眺的瞭望點的。

作者曾前往白鴿巢公園進行考察，發現市政署所標示的瞭望台是一個明顯經過現代改造、且有旋轉樓梯的瞭望台。根據拉彼魯茲伯爵後人 Jean-Marie Pestel de Lapérouse

先生提供的瞭望台資料，拉彼魯茲伯爵在澳門建造的瞭望台極有可能只是一個簡便可拆的帳篷（詳見圖 8），所以在短短一個月建造一個有旋轉樓梯的瞭望台再進行監測，似乎不太合理。

餘論

拉彼魯茲伯爵在他的航海日記裡描述的“Couvent des Augustins”瞭望台，應位於今天崗頂前地的聖奧斯定堂。白鴿巢公園歷經數個世紀的變遷，就算當年拉彼魯茲伯爵有到訪過，相信踏足的，也不是現在公園最高點的瞭望台。誠然，目前文獻資料大部分過於零碎，上述研究或有不足，但亦希望為法國和

文化交流

澳門的歷史研究者提供一個新的方向。蘇一揚 (Ivo Carneiro de Sousa) 教授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拉彼魯茲伯爵曾在聖奧斯定堂建造了一個瞭望台並留了下來，後來變成了白鴿巢公園的一個景點。⁵⁷

法國和澳門都在航海年代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拉彼魯茲伯爵在澳門的歷史，都值得繼續探究。

附：本次研究資料零碎，曾多次走進死胡同，幸得法屬新喀里多尼亞所羅門協會的 Raymond Proner 會長和拉彼魯茲伯爵後人 Jean-Marie Pestel de Lapérouse 先生多次提供協助和珍貴資料，在此特別鳴謝。

註釋：

1. 法語在早年並無統一拼寫，所以出現了 La Pérouse、La Peyrouse 以及 Lapérouse 等三個主流拼法，其中在十八世紀的官方交流和拉彼魯茲航海日記初版均使用了“La Pérouse”。1839年，路易-菲利普一世頒佈皇室法令，把該單詞修正為 Lapérouse，並被其後人使用至今。
2. François Bellec, "Sur Deux Lettres de Lapérouse", *Les Cahiers de Mariemont*, vol. 37-38(2008), pp. 131-142, doi:10.3406/camar.2008.1312; Robert J. King, "William Bolts and the Austrian Origins of the Lapérouse Expedition", *Terrae Incognitae*, vol. 40, no. 1(2008), pp. 1-28, doi:10.1179/tin.2008.40.1.1.
3. Jacques Godechot et Hahn Georges, "Enseignement secondaire: Guy (Marcel), Du collège Delbène au lycée Lapérouse, Trois siècles d'Histoire d'un établissement secondaire de province: Le Collège, l'École centrale, le Lycée d'Albi (1623-1950)", *Annales du Midi: Revue Archéologique,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de la France méridionale*, vol. 91, no. 144(1979), pp. 525-526.
4. Robert J. King, "William Bolts and the Austrian Origins of the Lapérouse Expedition", *Terrae Incognitae*, vol. 40, no. 1(2008), pp. 1-28, doi:10.1179/tin.2008.40.1.1.
5. Hélène Richard, "L'expédition de d'Entrecasteaux (1791-1794) et Les Origines de l'implantation Anglaise En

- Tasmani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vol. 69, no. 257(1982), pp. 289-306, doi:10.3406/outre.1982.2388.
6. Robert Kirk, *Paradise Pa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1520-1920*,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p. 206.
 7.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48頁。
 8. 可能是222人，也有可能是228人，而且在後期的航程會有人因為種種任務登船、離船或離世。
 9. 即郎格子爵。
 10.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 "Chapitre XIV",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 T. 1 / , Publié Conformément Au Décret Du 22 Avril 1791, 1st ed.*, Paris, l'Imprimerie de la République. An V, 1797, p. 318.
 11. 即聖奧斯定。
 12. 這裡指澳門半島。
 13.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 "Chapitre XIV",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 T. 1 / , Publié Conformément Au Décret Du 22 Avril 1791, 1st ed.*, Paris, l'Imprimerie de la République. An V, 1797, pp. 332-333.
 14. 這裡指的是基督宗教，而不是基督新教。
 15. "Convent Origin and Meaning of Convent b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www.etymonline.com/word/convent. Accessed 30 Mar. 2021.
 16. 由於 Convent 一詞在中文暫無相應翻譯，暫時遵從其他中文史料選用“修道院”。
 17. Richard W. Emery, "The Second Council of Lyons and the Mendicant Orders",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9, no. 3(1953), pp. 257-271.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5015608.
 18.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p. 19.
 19. [瑞典] 龍思泰等：《廣州概況》，《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布道團簡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25頁。
 20.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603.
 21.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 Padroado, 1956-1961. p. 603.
22.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625.
 23.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二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604.
 24.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二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5頁；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VIII*, vol. 2,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3, p. 67;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84, p. 322.
 25. [葡]塞巴斯蒂昂·曼里克：《東印度傳教路線》，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50-251頁。
 26.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1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606.
 27. 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Macau: Museum de Macau, 1999, pp. 39-40.
 28.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7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583.
 2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56-1961, p. 519.
 30. 夏泉：《晚清澳門教會教育研究》，《澳門研究》2003年第17期，第181-191頁。
 31. 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政署：《“崗頂前地”城市指南》，參見：m.cityguide.gov.mo/c/sightseeing/Detail/square?id=80e0cf44-fb80-49c1-af28-754a3928b831。
 32.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243頁。
 33. 所羅門協會 (Association Salomon) 由法籍潛水探險家阿蘭·柯南 (Alain Conan) 於1981年在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建立。該協會的宗旨為解開拉彼魯茲伯爵及其220名海員和科學家
- 在1788年於所羅門群島 Vanikoro 失蹤之謎。
34. 原文為“2 et 4 Largo de Santo d'Agostino”。
 35. 金國平、吳志良：《“議事亭”歷史與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文化雜誌》(中文版)2003年第48期，第55-74頁。
 36. 朱蓉、吳堯：《澳門知識叢書——澳門前地》(第一版)，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4年，第10-11頁。
 37. 吳志良、楊允中：《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614頁。
 38. 王文達、劉羨冰、伍華佳：《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9-235頁。
 3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6-1097頁。
 40.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0-1951頁。
 41. 李鵬翥：《澳門古今》，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第37頁。
 42.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VIII*, vol. 2, Macao: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3, p. 140.
 43. Jorge Forjaz & Carlos Marreiros,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o: Fundação Oriente, 1996, p. 987.
 44. Jorge Forjaz & Carlos Marreiros,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o: Fundação Oriente, 1996, p. 988.
 45. Jorge Forjaz & Carlos Marreiros,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o: Fundação Oriente, 1996, pp. 564-565;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8-2109頁。
 46.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IX*, vol. 3, Macao: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3, p. 212.
 47.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IX*, vol. 3, Macao: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3, pp. 294-295.
 48. 澳門特別行政區市政署：“白鴿巢公園”，參見澳門自然網：nature.iam.gov.mo/c/park/detail/a048da4e-ade7-40b2-af99-e704f0dce95b。
 4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0頁；[清]魏源：《魏源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739-740頁。
 50. 以貴族封號而非其本名作為主體其實更合乎翻譯原則，故作者選用拉彼魯茲伯爵一名。
 51. 拉彼魯茲伯爵本名為 Jean François de Galaup，雖然在法語統一拼寫之前或有其他寫法，在此不作論述。

文化交流

而這裡的 Mons. 指的應該不是 Monsieu（先生），而是 Monseigneur（閣下），則在法語的簡稱應為 Mgr。而如果前述頭銜是法語，後面的爵位也應該使用法語，即 comte de La Pérouse，參見 "MONSEIGNEUR: Définition de MONSEIGNEUR", Centre Nationale de Ressources Textuelles et Lexicale, www.cnrtl.fr/definition/Monseigneur#:~:text=%E2%88%92%20%5BTitre%20honorifique%20donn%C3%A9%20%C3%A0%20certains,mais%20j'ai%20remarqu%C3%A9%20que. Accessed 7 Apr. 2021.

52. 澳門自然網白鴿巢公園簡介，參見 [https://nature.iam.gov.mo/c/park/detail/a048da4e-ade7-40b2-af99-](https://nature.iam.gov.mo/c/park/detail/a048da4e-ade7-40b2-af99-e704f0dce95b)

e704f0dce95b。

53. 確切年份未可考，但根據上文下理極有可能為 1850 年，即道光三十年。

54. 王文達、劉美冰、伍華佳：《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44-149 頁。

55. 《澳門雜詩》約寫成於 1911 至 1917 年間，參見陳業東：《汪兆鏞的〈澳門雜詩〉》，澳門：澳門基金會，macaadata.com/macabook/book069/html/09901.htm。

56. 所以詩歌說的不是詩人本人，而是《澳門詩》的作者鍾鳳石。

57. Ivo Carneiro de Sousa, *The View of Macau in the Atlas of La Pérous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ources for Macau History Website, 2018.



